



左图：杨志军在青岛家中。

的对象，我就想去试试看吧。那时候我40周岁，我就带了一群年轻人，把这份报纸办起来。

这些年轻人都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，并没有多少新闻工作的经验。干了半年之后，我觉得我已经离不开这份报纸了，于是我就正式调到了青岛。我和我爱人的小家搬到了青岛，但是我的母亲等人还在青海，我每年还会回去探亲、采风。同时延续我对青海的感情，所以我离开青海后，在青岛写的，大部分还是

青藏高原的故事。

当然我在青岛也已经生活了28年了，我和青岛也有一些割舍不了的感情。我也写过关于青岛的文学作品。所以我的写作就是两个方面，一是青藏高原，二是青岛海洋，交叉着写。这是我的两个故乡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新闻工作者，一个是小说家。新闻工作是不是也为你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多素材？

杨志军：还不仅仅是提供素材，

更重要的是，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感情。现在的采访都是几分钟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，以前要采访一个新闻，要走一个月，走两个月。比如我要了解牧民的存栏率、宰杀率，要花多少时间？那时候没有车，我得骑着马或者步行，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。事实上，最后你发现，你不是在完成你的新闻业务，你是在这个地方生活。

新闻工作不光是给了我素材，更多的是给了我情感，给了我生活。现在叫深入生活，我那时候无意中深入了，啥都见了，连草木都认识我了。这些东西，还是文学需要的。我对文学也有兴趣，于是就把它变成了我的资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像杰克·伦敦这样擅长描写荒原的作家对你有没有产生过影响？

杨志军：可能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俄罗斯的作家。事实上，我阅读杰克·伦敦的作品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父母是知识分子，家里有很多藏书。即使在不允许读书的年代，我们家也有藏书。50年代我们国家出版的外国小说，我们家几乎都有，那时候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特别多。我小时候就拿起来看，读不懂，但也没别的书可读。我知道他们在谈恋爱，在打仗，虽然不能完全明白，但那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熏陶吧。最后我发现，我也是可以搞文学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静静的顿河》你有读过吗？

杨志军：读过，不止一遍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！真了不起。

《静静的顿河》可能是全世界写游牧牧民写得最精彩的小説！